



许
维
著

许维敦煌历史小说选

敦煌传奇



DUNHUANG
CHUANQI

xuwei dunhuang lishi xiaoshuo xuan


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许
维
著

敦煌传奇

许维敦煌历史小说选



DUNHUANG
CHUANQI

xuwei dunhuang lishi xiaoshuo xuan


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敦煌传奇/ 许维著. —兰州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1. 8 (2012. 5 重印)
ISBN 978-7-80588-924-5

I. ①敦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69338号

敦煌传奇

许 维 著

责任编辑: 杨继军

封面设计: 马吉庆

孟孜铭

出版发行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

邮 编: 730030

电 话: 0931-8773224 8773148(编辑部)

0931-8773269(发行部)

E-mail: gsart@126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gansuart.com>

印 刷: 甘肃澳翔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: 10

插 页: 2

版 次: 2011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5月第2次印刷

印 数: 7 001~9 000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80588-924-5

定 价: 2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作者简介

许维，高级编辑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从事新闻采写和报纸副刊编辑40年。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敦煌题材文学创作。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《敦煌传奇》《莫高残梦》，长篇小说《古墓魔影》，敦煌童话《飞天》《九色鹿的故事》，童话集《黄金大盗》，故事新编《敬老篇》（与人合作），系列散文《小灵通西部行·甘肃》（与人合作），报告文学《归来吧，马门溪龙》《拂去岁月的尘封》等。作品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、全国少数民族省区文艺读物优秀图书奖一等奖、全国少数民族省区文艺读物优秀图书一等奖、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一等奖、敦煌文艺奖二等奖、甘肃省优秀图书特别优秀奖等。

目 录

敦煌历史小说

莫高残梦	(3)
青鸟怨	(50)
沙月恨	(70)
阳关劫	(85)
天马泪	(102)
葡萄情	(131)
蚕桑缘	(170)
宝窟魂	(220)

评论

流动的敦煌壁画

——许维敦煌历史小说漫评	(281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后记

敦煌历史小说

莫高残梦

一、走投无路

清朝末年,朝廷腐败,灾荒连年,民不聊生。曾经在历史上大放光彩的甘肃河西地区也到处饿殍遍野,一片荒凉。

这一年,肃州巡防军又要抽调精壮兵丁去打仗,把一些老弱的士卒减了下来。老兵们谁愿白白去送死,都揣着饷银,早早儿回家了,只有一个人哭丧着脸从军营出来,独自在肃州城外的大路上徘徊。

他叫王圆篆,老家在距这肃州城数千里之外的湖北麻城。王圆篆前边有五个姐姐,就他老六是个男孩儿。满月这天,族长和村邻们都来喝满月酒。王老爹抱出胖儿子拜谢族长,请族长给娃儿起个金玉富贵的好名字。族长低头看看,见这娃儿圆头圆脸,胖乎乎的。他满心欢喜,笑微微掀起胡子,逗娃儿笑笑。谁料,那娃儿非但不笑,反而哇的一声,哭了起来。

正在这时,忽然一阵喧哗,门外进来一个瘸和尚和一个跛道人。这一僧一道径直走到族长跟前,凑上去仔细端详起王老爷怀里的娃儿。说来也怪,那孩子一看见这两个生人,竟又咧开小嘴,嘿嘿笑了起来。

瘸腿和尚双手合十,说道:“阿弥陀佛,这娃儿孽根未满,前程多舛,只有皈依佛门,方能修成正果。”

王老爹一听,赶紧跪在地上,紧紧把娃儿搂在怀里,连连磕头,说道:“请佛爷保佑,王家就这一个根苗……”

“还是放这孽种跟我们走吧，”跛脚道人不等王老爹说完，神色凝重地说，“如若不走，将后必会惹来祸端，贻害于万民百姓。”

族长忙起身施礼说：“两位师父有所不知，这王家已有五个女娃，就这一个宝贝儿子，还连个名儿都没有哩。今日是娃儿的满月，就请师父为娃儿起个好名儿，化凶为吉。庄稼人能够平平安安一生，也就足了。”

瘸腿和尚看看跛脚道人，又看看王老爹怀里的孩子，说道：“也罢，就依族长所言。不过，佛门之外，贫僧实在难褻祸福。如今只有求助道家符箓，就叫圆箓吧。”说着，双手合十，低声念诵：“阿弥陀佛！”念罢，同跛脚道人一起相互搀扶，一瘸一拐走出院子，飘然而去。

就这样，王圆箓刚刚出世，便取了个道士的名字。村里人受那对怪人的影响，总觉得这孩子像是妖魔转世，不让自家的孩子跟他玩。圆箓爹妈心里也老是结着个心病。他们每年都要请一些和尚道士来家里念经禳灾。

小圆箓倒也乖觉，村里的孩子不跟他玩，就一个人帮着爹娘干农活。家里念经时，经文不爱听，却老要缠着和尚、道士讲那些唐僧取经、八仙过海的故事。后来，四个姐姐相继出了门，留下五姐、爹妈和他四口人，日子虽说不宽余，倒也还不短吃少喝。

那年，爹爹为圆箓订了门亲事，媳妇儿是邻村黄家湾人，跟五姐是个“换头亲”。两家人忙了大半年，一切都准备停当，刚刚择好吉日，正准备迎亲呢，不料，突然一场洪水，整个麻城一片汪洋，一家人全被洪水冲走了。王圆箓孑然一身逃了出来，一打听，未过门媳妇一家人也都被洪水卷走了。村里几个侥幸逃出来的邻居，更是把他当成惹来洪水的鬼怪，老远就避开了，谁也不理他。

亲人的离散，邻里的敌视，使王圆箓越发感到痛苦和孤独。麻城已再没有任何依恋了，万般无奈，他只好一咬牙，上了武当山。武当是道教名山，山上戒律森严，他耐不住那份清苦，没多久，便又偷偷跑下山，

一个人到处流浪。正巧,这时节左宗棠的湘军要扩充势力,在两湖招兵,王圆箴便参加了湘军,在军营里当了一名马夫。不久,湘军西进,他便又跟着队伍辗转来到肃州。

军队里,几乎天天都有人死在枪弹下。喂马的活儿虽说是苦点儿,总还不用直接端着刺刀往敌军的营垒里冲。王圆箴原想着,能就这样待在军营里,浑浑噩噩混上一生也就罢了,却万万没有料到,偏偏又被湘军推出军营不要了。自己的命运为啥就这样苦?难道果真像那癩和尚和跛道士所胡言乱语的,自己真会是什么孽根未满的鬼怪转世的吗?这样想着,他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,抬头一看,却是走到了一条水渠边上。怎么会走到这里?他弄不清了,但见清澈的渠水正悠然向前流去。

这是祁连山上溶化的雪水,最清纯最甘甜了。平日里,他常常赶着军马到渠边来溜达,那是酒足饭饱之后来饮马的。今日看见渠水,顿觉口干舌燥,饥肠辘辘,这才想起已是一天没吃饭了。他想掬捧水喝,不想刚一弯腰,眼前登时冒起金花,便连忙伸手一抓,抱住一棵渠畔的杨树,迷迷糊糊中,觉得怒涛汹涌的洪水,像是三十年前的那天早晨一样,铺天盖地而来。他猛一惊,揉揉眼睛再看时,渠里慢悠悠流的还是清澈见底的祁连雪水。

他呆呆地望着水渠,清粼粼的水波里,一位孤独的老人也正呆呆地瞅着他。“唉,既然孽根未满,还不如早点儿归去,何苦硬要在阳世上受这些熬煎。”王圆箴抬起脚,刚要往水里跳,忽听身后有人大声喊道:“王军爷!”

二、患难相知

王圆箴回头一看,只见一个和尚身披袈裟,双手合十,向他施礼。这和尚约莫五十上下,慈目善面,不癩不跛,乍一看,怪面熟的,可一时

又想不起到底是在哪儿见过。王圆箎愣了半天,还是认不出来,只好探寻地问:“这位师父……”

“贫僧四海云游,不问是你是我。”那和尚见王圆箎口中嗫嚅半天,认不出自己,也是一愣,便从怀里掏出只旧木钵,抓起一把糌粑放进钵里,递给王圆箎,缓缓地说:“吃点东西,军爷太累了。阿弥陀佛!”

王圆箎双手捧着木钵,糌粑的香味直往鼻子里扑。他饿极了,顾不得多想,抓起糌粑刚要往嘴里填,却猛地勾起了七年前的一件往事。

那时节,他所在的队伍还在凉州驻防。一次围剿乡民暴动,那仗打得很惨烈,去的人几乎都战死了。王圆箎腿上连中数刀,负了重伤。多亏他脑瓜儿机灵,眼看着已经逃不出去,混乱中,急忙拉过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盖在身上,才没有再遭戡杀。直到天黑尽,他偷偷从战场上爬了出来,强忍着疼痛,整整爬了一夜,天亮时,爬到一条河边。他渴极了,想喝口水,谁料刚把手往水里一伸,便什么都不知道了……

等他醒来时,太阳已升到中天了。刚才,他像是做了一个梦,在梦里,他驾着彩云,飘飘逸逸,回到了麻城。山,还是儿时的山;水,还是儿时的水,只是爹娘像是苍老多了。他们正在插秧,还有一个俊俏的女子也在帮爹娘干活。王圆箎急忙上前,喊了一声:“爹,娘!”乐得娘一下把他搂到怀里,疼爱地说:“箎儿呀,娘可把你盼回来了。这些年,你都干些啥呀,咋连一点儿音讯都不给家里捎?”说着,指了指旁边干活的那位女子,竟哽咽起来:“那是你那没过门的媳妇。人家可是个好闺女,连你面都没见过一次,却孝孝顺顺侍候了我们这些年,快,过去给你媳妇道个不是。”

王圆箎偷偷瞟了那女子一眼,那女子也正拿眼瞅他。他连忙回转身,躬身施礼,喊了声:“娘子,苦了你了。”

“郎君,”那女子登时满脸通红,正要说话,爹爹突然厉声喊道:“箎儿尘缘未了,快快离开这里。”说着,猛地推了王圆箎一把。王圆箎只觉得全身一晃,像是又跌进迷迷茫茫的云霭之中。他微微抬起眼皮,只见

旁边坐着一个和尚,不远处,河水哗哗流着,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金光。那和尚慈目善面,正慈祥地盯着他,一看他醒了,顿时双手合十,打佛念道:“阿弥陀佛!”接着,朝他高声呼喊:“军爷,醒醒,快醒醒!”

王圆箴睁开眼,再一看,自己身上裹着一件袈裟,受伤的腿也包扎好了,试着动了动,也不似先前痛了。他感到奇怪,疑惑地说:“我……这是在什么地方?”

“祁连山下,黑河之滨,佛光普照。”那和尚和蔼地说,“军爷刚才发着高烧,尽说胡话,贫僧捏着一把汗。多亏佛祖保佑,总算醒过来了,阿弥陀佛!”

“师父——”王圆箴想挣扎着爬起来,给和尚磕头谢恩,不承想,挣扎了几次,还是翻不过身来。

“军爷,不要动,你的伤势不轻,”那和尚连忙扶他躺下,端过一只木钵,说,“贫僧只有这点糌粑,军爷先吃几口,填填肚子。”说着,捏了一撮糌粑,轻轻放到王圆箴嘴边。

王圆箴张开嘴巴,慢慢咀嚼着。那是他第一次吃糌粑,刚吃到嘴里,顿觉一股酥油味直往嗓子眼里钻,吃着,吃着,越嚼便越觉得香酥可口,不忍下咽了。

吃完糌粑,太阳已经渐渐西斜。那和尚一边收拾东西,一边说:“戈壁滩上人烟稀少,军爷伤势又重,行走不便。不过,距此十里处尚有一座寺院,贫僧就背着军爷先去那里养伤,不知军爷意下如何?”

王圆箴知道戈壁滩上夜晚难熬,盼不得有个地方先去养伤,可自己一个大兵,人家一个和尚怎能背得动呢?想了想,还是说:“师父前边带路,我就一个人慢慢往前爬吧!”

“军爷是看贫僧没有力气?”那和尚嘿嘿一笑,说,“贫僧自幼练过武功,别说背一个军爷,就是再有一个军爷骑在肩上,贫僧也还健步如飞哩。”说完,蹲在王圆箴身边,拉住王圆箴的胳膊,不由分说,只轻轻一拉,便把王圆箴背到背上,沿着黑河畔,大步流星朝前走去。

那和尚真有一副好脚力,十里路,只一个时辰就赶到了。寺院不大,依山而建,褐红色的山崖上,十几座石窟错落有致。里面香火鼎盛,僧人又全都是披着红袈裟的喇嘛。那和尚同主事的喇嘛打过招呼,把王圆箓放在一座僧人住过的石窟里,对王圆箓说:“这是一座藏族寺院,喇嘛的话军爷听不懂,不过,佛门子弟都以慈悲为怀,军爷不要介意,还是在这儿静心养伤吧。”

那和尚每天除了念经,就一直守在石窟里给王圆箓喂饭换药。喇嘛们也时常送一些奶茶、酥油果等好吃的东西来。只十天工夫,王圆箓便能独自行走了。他急着要回军营,临走时爬在石崖下一座十几丈高的大佛爷脚下,磕了三个响头,又跪在那和尚面前,千恩万谢,一迭声说:“请尊师留下佛号法名,王圆箓今生今世,刻骨铭心。”

这番话,王圆箓提过好几回了,那和尚都不肯说,临别了,又看他说得这样恳切,这才淡淡地说:“贫僧法名慧远,普救众生乃佛门本分,望军爷切不可挂怀。”

三、回头是岸

想到这里,王圆箓脸上猛地像挨了一巴掌,火辣辣的。他慌忙堆着笑脸说:“没有忘记。师父的救命之恩,今生今世做牛做马,也报答不尽啊!”说着,又要下跪。

慧远和尚一把拉住,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老半天,皱着眉头说:“看你气色不好,想必定有为难之事?”

“唉,这回真的到了穷途末路了。”王圆箓鼻子一酸,把军营裁员、无家可归的事,又拉拉杂杂说了一遍。

“阿弥陀佛!”慧远和尚听完,双手合十,双目紧闭,念了一阵佛,临了,平和地看着王圆箓,劝说道:“苦海无边,回头是岸。军爷只有皈依佛门,才能摆脱人间苦难,进入极乐世界。”

这话倒真的勾起了王圆箎埋藏多年的一块心病。他暗暗思忖,自己满月那天,爹娘若依了那对僧道所言,让自己跟他们去了,也许真的就少了这半生里的水祸兵灾、家破人亡的苦难了。如今,混迹行伍,蹉跎半生,到头来却落个无家可归。看来,只有跟着这个好心和尚,寻找归宿了。想到这,他双膝一软,扑通跪到地上,说道:“弟子愿远离恶觉,除真和妄,皈依佛门,恳望师父慈悲怜悯!”

慧远和尚忙扶他起身,说道:“贫僧四海云游,不敢枉为人师。只是西去敦煌,有座古寺莫高窟,俗称千佛洞,虽历经千年,尚香火不绝,实乃佛界第一大名寺。军爷既已真心皈依佛门,贫僧愿伴军爷西谒千佛洞,剃度出家,潜心修行。”

莫高窟,千佛洞,王圆箎本一无所知,慧远和尚这番劝导,他也没在意去听,万般无奈之际,只是礼貌地点点头,便跟着慧远和尚朝西走了。他俩边化缘,边赶路,整整走了半个多月,才来到敦煌莫高窟。

莫高窟在敦煌县城西南四十里处的鸣沙山下。远远望去,三里多长的陡峭崖壁上,四百多座石窟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地排列着。山下的河边上,疏疏落落地有三座寺院。王圆箎跟着湘军,曾来敦煌打过仗,打完仗,部队又急匆匆撤回了肃州,不知道敦煌还有这样壮观的石窟佛寺。当兵的上战场,杀人越多越威风。王圆箎是马伕,虽没亲手操刀杀人,这阵儿站在这样庄严、神圣的佛窟前,想起战场上的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杀戮景象,顿时感到自己也像是成了战争的罪人,还没走进寺院,便扑通跪在河边的草滩上,五体投地,朝着鸣沙山陡峭的山崖磕长头,再也不肯起来。

那时候,莫高窟分上寺、中寺、下寺三部分。慧远是下寺住持。他见王圆箎对佛祖这样虔诚,心里自然高兴,当即把王圆箎扶了起来,领着他一一拜见了各寺寺主,然后把他让进下寺一间清静的僧房,解释说:“军爷先在这里歇息,贫僧这次出游,已经半年有余,这就去看望老方丈,明日再陪军爷去登三危山,看看鸣沙山红日夕照的景致。”

正说着,一个小僧已端着一盘僧饭走了进来。僧饭很简单,一碗小米饭,一碟洋芋丝。这样的饭,要在平日,王圆箎是无法下咽的,可这些化缘的日子里,他跟着慧远和尚有一顿没一顿的,实在有些饿得慌了,还不等慧远出门呢,他已端起碗,狼吞虎咽吃了起来。

王圆箎一连吃了三大碗,刚放下筷子,抹了一把嘴,正要伸伸胳膊腿呢,慧远却拎着一个小白包袱,又笑呵呵走了进来:“阿弥陀佛!真是佛祖有灵,老方丈明日要亲自主持法会,为军爷剃度。千佛洞一百多号僧人,像军爷这样头天刚到,第二天就剃度的,还从没有过呢。”说着,把小白包袱放到桌子上,“这里面是一套僧衣,过会儿小僧再送桶水来,军爷洗洗身子,明日一早换上新僧衣,参加法会。”说完,便急匆匆出了门。

一会儿,那个送饭的小僧提进来一只木桶,倒了一铜盆热水放到王圆箎跟前,说:“军爷,请先洗洗脸,消消劳累。”王圆箎没有理会,眼睛直勾勾盯着桌上的那个小白包袱发愣。那小僧见王圆箎突然发起神经,不敢多说,赶紧悄悄退了出去。

盆里的热水变凉了,桶里的热水也变凉了,窗户上一格破裂的白麻纸被风吹得呼啦啦响着,夜已经很深了。王圆箎没有洗脸,没有洗脚,其实,连鞋子也没脱,和衣躺在炕边上,翻来覆去,总睡不着。天一亮就要剃度了,他倒不是舍不得头上这条长辫子,他是怕一旦踏进佛家那戒律森严的门槛,就立时成了这端汤送水的小僧,得从最末一阶台阶往上爬了。那台阶到底有多高,他不知道,要爬上慧远和尚这把位子,怕是到死也没有指望了。

记得那年,脑子一热上了武当山,原想着能学点奇门遁甲的道术,不承想,道长却扔给他一把大扫帚。抱着那把大扫帚,他整整扫了三年紫霄宫的院子,却连大雄宝殿的门槛儿一次都没能进去过。也是实在没了出头的指望,他才不得不从武当山逃了出来。万万没有料到,折腾了半辈子,如今又要来莫高窟扫院子了。难道自己的命里就注定非干

这下苦力的营生不可？不能，决不能剃度，决不再干那种侍候人的蠢事。

思来想去，王圆箓决计尽快离开这儿，连夜逃出莫高窟。他翻身跃起，拉开门，正要往外走，突然一阵风卷着沙石扑进门来，打得脸上麻辣辣的痛。他又急忙回转身，把辫子往头上一盘，又从怀里掏出一顶小帽子，刚要往头上戴，忽然眼睛一亮：“嘿嘿，这回有救了！”竟得意地笑出声来。

四、佛堂惊变

渐渐地，窗上的白纸抹上一层淡淡的晨光，大佛殿诵经的钟声响了起来，天大亮了。王圆箓撩起铜盆里清凉的水，洗了把脸，又瞅着水中的影子，扶了扶头上的帽子，慢悠悠出了僧房，朝大佛殿的石台阶走去。

王圆箓不紧不慢，一步一步往台阶上爬。他在掂量着自己头上这顶帽子。这是一顶道士帽，还是他上武当山做道士时戴的帽子。那一年下山时，王圆箓什么也没敢拿，只把这顶道士帽偷偷带下了武当。四处流浪那阵儿，有时实在饿得慌，便把这顶道士帽往头上一戴，骗点布施，混顿饭吃，倒还是挺管用的。后来，当了兵，虽说用不着时常再为填肚皮发愁了，这顶道士帽，他却一直当成自己护身的法宝，走到哪，怀里揣到哪。万万没想到，这顶伴他多年的道士帽，今天竟真的成了救命符，要帮他度过眼前的难关了。

这时节，大佛殿里香烟缭绕，磬鼓齐鸣。正中香案前，老方丈身披红锦袈裟，结跏趺坐。两旁十几个和尚拱手侍立，都穿着一色的红布袈裟，显得又庄严，又神圣。

王圆箓走进大殿，先朝佛祖磕头跪拜，再转向老方丈，打揖施礼道：“贫道王圆箓拜见方丈！”

大殿里登时一阵骚乱，几个小和尚交头接耳，悄悄议论起来：

“佛堂圣地，岂容道士闯入？”

“听说是慧远师兄引渡，皈依佛门的。”

慧远赶紧上前，拽了拽王圆篆的衣袖，低声说：“快跪下，双手合十，等候剃度。”

王圆篆好像根本不认识慧远，把袖子一甩，高声说：“谁来剃度？贫道是来向老方丈借座寺观修行的。”

老方丈听到这里，厉声问慧远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吓得慧远跪在地上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王圆篆乘机向老方丈深施一礼，说道：“贫道早年曾投师武当山，孜孜修炼，后来误入行伍，蹉跎半生。如今实在走投无路了，特来佛窟宝地，参禅悟道，静笃修行。”

这段话真真假假，本是王圆篆昨晚苦思冥想大半夜，瞎编的一套假话，却骗得老方丈连连点头：“佛以慈悲为怀，道徒王圆篆既有心敬佛，就留在下寺点香吧。阿弥陀佛！”

慧远明明看出王圆篆话里有假，这阵儿也不敢多说，只好忍气吞声，强作笑颜，把王圆篆领出大佛殿。

第二天，王圆篆一身道士打扮，早早出了僧房，从大佛殿开始，一个洞窟挨一个洞窟添油拜佛。第三天，第四天，天天如此，直到把莫高窟四百多座佛窟统统朝拜了一遍。他没读过佛经，只是从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中知道，唐玄奘嘴里老念一句“阿弥陀佛”。添罢油，拨亮灯，自己便也跟着双手合十，默念一句：“阿弥陀佛！”平时遇见僧人，也总是笑脸相迎，口中还要说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

刚开始那几天，寺院里的和尚、喇嘛见一个道士给佛灯添油，都觉得奇怪。渐渐地，又见这道士脸上总是挂着笑，总是一副和善的面孔，知道他虽是道士，倒还真心敬仰佛祖，便不觉得怪了。再后来，互相混熟了，和尚们时常给王圆篆讲一些佛经和本生故事，王圆篆也给他们